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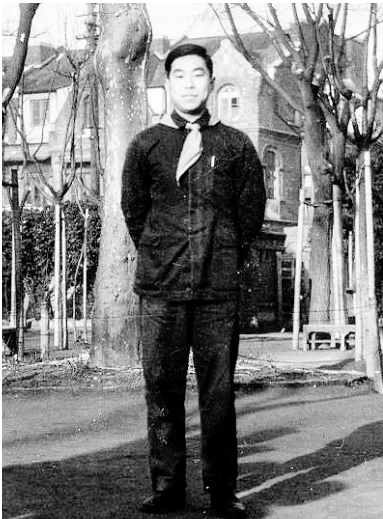
移民岁月

第二十七期

YI MIN SUI YUE

上海文教大队支宁老师李文元（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年轻时的李文元。

李文元：从1958年到宁夏，到1994年退休，工作36年，1961年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所有的老师、校长对我开始变得很尊重。那时候工作热情特别高，总想把丢掉的时间找回来。

1963年3月7日，第一个孩子出生，考虑到工作太忙，给产妇送饭的人都没有，也就没有住医院，把医生请到家里接生。接生的医生没有经验，胎盘没有下来，引起大出血，在同事和邻居的帮助下，又请来两位有经验的医生到家里抢救。现在想想就后怕。

还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是，1978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人格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刚到宁夏时的双反、后来的四清、文革、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运动都让我如临大敌，有种莫名的恐惧感，胆战心惊，不敢讲话，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受听又牵连到自己，也怕影响到别人。即使摘掉右派帽子后仍然是个摘帽右派，政治上还是与正常人不一样，遇到的不公正只能埋到心底。

1970年，林彪事件后，学校传达文件。我把学生带到会场，校领导就跟我说：“李老师你把学生安顿好后先回去吧。”我知道这是右派身份的中央文件，一个班主任老师不能听，那种羞辱让人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转身离开，心里的委屈像洪水一样撞击着大脑，可又不敢表达。人格上的不平等带来的隐痛难以承受又不得不承受，那种挫折感无法言表。

1980年我回上海，遇到了原来的一位老领导，他已经是上海职工大学的校长，能够帮助我调回上海，但只有我一个人能回去，不能带孩子和夫人回上海。这我不能接受，在我最困难时全家一起陪我受苦受罪，情况好了，我绝不能丢下家人自己回上海。

宁夏考古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牛达生（五）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牛达生：拜寺沟方塔考古，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田野考古，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我不能忘怀与我日日夜夜同甘共苦、共同战斗的其他同志，他们是考古所的孙昌盛、林海，贺兰县文化局的刘柏荣。贺兰县公安局的干警金占科、陈清同志。还有解放军某部高炮营的20多名解放军战士。他们承担起了具体的清理任务，现场手掏、筐拾，将一座砖山搬掉，干得很出色。大家不怕困难，团结互助，同心协力，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在一般考古发掘中，最多的应属陶瓷品、铜铁品，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而带有文字的器物，特别是文书，则是比较少见的。牛达生和他的团队在艰难的发掘过程进行到第6天的中午，突然发现了大量带有文字的文物，包括文书、佛经，有西夏文的，有汉文的；有刻本，有写本，还有版画；这些文字图册全部都有专门的装订，还有一些零星散页，共计10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墨书西夏崇宗贞观年的圭形木牌、版刻汉文仁宗仁孝皇

帝乾韦占十一年发的愿文、长达5.74米的西夏文草书长卷、版刻佛画、成本的西夏佛经、汉文诗集等，都十分罕见又异常珍贵。在发现这些文物的当时，牛达生所有的劳累都一扫而光，兴奋与激动难以掩饰，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都陆续有西夏文献发现，但都比较零散。而这次发现的西夏文献不仅量大，而且成册，还保存的比较好，这将会是西夏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牛达生：在古塔中出土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最为重要，因为它比较完整，又是个印刷本，有九册之多，其中的七册很完整，有两册是残破的，后来经过翻译经名、题款等工作，又对文字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和专家考证，最后认定这些印刷文字内容是地地道道的藏传佛教典籍。

在深入研究之后，我们确定：这是一部海内外孤本西夏文佛经，它不仅有很多文字内容，还包含很多文字

印刷技术、纸张、油墨、排版等丰富的历史信息。涉及到西夏学、版本学、印刷史、佛学、藏学等多个学科。有些学科我可能略知一二，有些是从没涉及过的。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我请教了很多跨学科的专家，学习过一些以前完全不懂的知识。在仔细研究对比中，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存留的经册里文字有大小不一的情况，还找到了两处错排和倒排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真实表明，这部经书完全是用木活字排版技术完成的印刷品。

这一点给我的启发特别大，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不放开视野、不深入细致的进行对比研究，就不可能有后来更大的成果。要是那样的话，就只能说这个经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西夏文佛经。其他的一概说不出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遗憾就会很大，可能会后悔终生。

我们从小学的课本里就知道，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我国古代印刷有雕版印

刷和活字印刷。一般的史学界都认为是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桢首创了木活字，那都是最早的。而我们发掘出来的这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的错版、倒排等信息被我们抓住了，印刷品中的字体纹路又被我们抓住了，再经过反复研究和严格的论证，终于搞清了，我们发现的经书不是版刻，也不是泥活字，是木活字印刷作品。

得出这部佛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结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这项成果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专门对我们的成果进行科学鉴定。中国印刷博物馆在北京奠基的时候，他们还请我去参加。在“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讲了我的论文要点，引起了强烈反响。论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个观点被行业领域称为“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完）（李习文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一）

想特别压抑。宁夏对我有恩、永宁县对我有恩，老百姓对我有恩。他说：来宁夏40多年，最不愿意回忆离开杭州时的场景，因为资本家的出身，杭州堵死了上大学的路，还把我们当成吃闲饭的人。

他告诉我们：现在有时候孩子在填一些表格时，要填写籍贯，我就叫他们写宁夏，因为宁夏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有恩。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袁志新把自己当成宁夏人，后来杭州对当年所有下乡青年都敞开了大门，不论出身如何，欢迎他们重回杭州，但袁志新放弃了再次成为杭州人的机会，自觉自愿的当一个宁夏人。在我们那次采访时他还告诉我，父母病重没尽床前之孝是他终身的愧疚，父母离世没送最后一程是他终身的痛。

在写这篇稿件前，我再次联系了袁志新的家人，他的女儿袁敏告诉了我们，也许是年青时过于劳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家里人照顾他很辛苦。

宁夏农业科技专家袁汉民告诉我们，“宁春系列小麦品种”早已在华北、西北成为小麦主打品种，几十年稳产高产，品种没退化，增产达70亿公斤以上，这个纪录到目前还没其他品种能够超越。（完）（蔺银生 整理）

宁夏第一个马列主义训练班旧址——余鼎铭公馆

1926年，刘伯坚等人在宁夏公开举办了第一个马列主义训练班，宣传马克思主义，地点在余鼎铭公馆。

余鼎铭公馆是马福祥的幕僚余鼎铭就任宁夏知县时的旧居，位于原银川一中北院（今兴庆区利群东街与中心巷交汇处东侧，原迹已无），其规模仅次于马福祥将军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城内用以接待宾客的银川饭店原址即余鼎铭公馆。

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由五原率国民联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抵达宁夏府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副司令于右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等人下榻余鼎铭公馆。国民联军进驻宁夏府城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各学校联合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阐述“教育不兴，实业不振”的道理，强调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立志救国。中共党员刘伯坚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有计划地向军政讲授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阐述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意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并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一些青年学生一听是刘伯坚的演讲，总是踊跃来听。

同年冬，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在余鼎铭公馆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宁夏首次公开传播。在学习班上，刘伯坚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

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论》。来余鼎铭公馆参加马列主义训练班的主要是银川五中八师（今银川一中）的青年学生。通过学习，一些进步青年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懂得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等基本概念，懂得了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的道理。

此前，1925年9月，冯玉祥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开赴甘肃途经宁夏短暂停留，其行轅（办事处）就设在余鼎铭公馆。在刘郁芬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夫、钱清泉等就住在余公馆的第二进院。

今天的宁夏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内“老银川一条街”，对余鼎铭公馆进行了仿造复原。

2016年10月1日，银川市委和政府原银川一中北院——刘伯坚开展革命工作旧址进行立碑标识，碑文内容如下：

1926年9月，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后，于11月28日至12月20日，将国民联军总部移驻宁夏府城（今银川），总司令冯玉祥和总政治部负责人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主要将领，均下榻银川一中北院余鼎铭公馆。其间，刘伯坚还在余公馆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并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论》为教材，吸引了一批青年学生。这是马列主义首次在宁夏公开传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据银川党史网）

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固原全境

随着解放军大获全胜，马鸿逵据险死守、固守宁夏的图谋遭重创；解放军打通了西去兰州、北进银川的两条公路咽喉要道，为实施兰州战役和解放宁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8月2日，解放军六十五军第一九五师攻占了战略要地六盘山，青、宁两马联络的最后一条生命线被完全切断。这一切，预示着马鸿逵在宁夏的反动统治已近末日。

化平县的解放

1949年7月初，中共平凉工委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准备迎接解放、接收旧政权的工作。平凉工委委员、化平县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马有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20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千里追击战解放了陇东各县，进至平凉、华亭一带。29日，派先头部队经西华、马峡、山寨一路急进，解放了化平县。化平县地下党负责人马有德在白面河召开党员会议，部署接管旧政权工作，并在白面河集市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接收伪政权的“八条”意见，安排了县城接收接管工作，化平县宣告解放。

固原县的解放

8月2日，解放军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骑二旅取得任山河战斗胜利后，乘胜向固原挺进，10时左右先头部队抵达固原县城。这时，敌宁马守卫部队主力已经撤离，唯有敌十一军保二纵队一个连驻在县城西南角抢劫居民店铺，被进城的解放军部队迅速包围歼灭。随后，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固原县城。在地下党组织的部署下，城内回汉人民群众涌上街头，在街道两旁摆上桌子，放上水果、茶水、糕点，迎接解放军入城，欢庆固原解放。部队入城后，随即成立了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运科局长耿明为主任委员，负责军管会的工作，并与新成立的固原县委、县政府联系，开展了接管与支前工作。

在接管固原县旧政权的同时，解放军六十四军采取分兵防守、步步为营的战术向固原城以北进攻。8月5日，第一九〇师前进到黑城镇外围。驻守在这里的敌十一军第二九四师

向解放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被解放军一九〇师和及时增援的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五七三团左右夹击，分割围歼。至此，黑城镇一带残敌被扫除。之后，第一九一师驻四营至八营一线，构成东至双井子、西向同心城的東西防线，并以一部兵力积极向红沟、炭山和同心城方向发展；第一九〇师驻黑城至海原郑旗一线，东与第一九一师衔接呼应；第一九二师主力驻固原城，在饮马河、东岳山、红崖子等处构筑工事，准备围歼反扑之敌。至28日，解放军构筑成攻守兼备的军备体系，向宁夏腹地进军，时刻准备支援兰州战役。

隆德县的解放

8月3日，解放军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结束三关口战斗后翻越六盘山，进入隆德县城，隆德县解放。部队成立军管会，由部队干部刘宗哲任军管会主任并代理县长，负责政权接管与支前工作。12日，中共陇东地委派第三随军工作团来到隆德，宣布石秀山任县长，刘宗哲即返回部队。

西吉县的解放

8月9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与回民骑兵团进入西吉，西吉县解放，国民党西吉县保安大队长率部百余人向解放军投诚。解放军和回民骑兵团开进县城，受到回汉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3日，回民骑兵团奉命接管西吉政权。第三随军工作团任命回民骑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沙里士代理西吉县长，负责接收接管工作。

海原县的解放

8月11日，解放军六十四军第一九〇师为配合一野主力解放兰州，钳制宁夏增援兰州，在伴动中进入海原县城，海原县解放，并成立临时人民政府，由一九〇师团长曾孜代理县长，负责政权接收接管工作和维持社会秩序。至此，固原地区全境宣告解放。

化平、固原、隆德、西吉、海原五县相继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在固原的黑暗统治结束，饱受苦难的六盘山区人民从此跳出了苦海，固原历史进入了崭新的纪元。（据固原史网）